

床还是那张床,有几样与床搭界的物件却没了:有被面被夹里、被横头床沿布、棕绷这“三件套”。

过去,一条被子由被面、被夹里、棉花胎组成,即两块布包棉花胎,对外被面叫“面子”,在内的被夹里称“夹里”。上海人常拿面子、夹里说事,说某人“绣花枕头一包草”,讲做某事是“死要面子活受罪”,言下之意是没处理好面子与夹里的关系。

夹里上覆棉花胎再覆被面,由此组合的缝制过程,上海人叫“定被头”。被面在外看得见,面料比里面的夹里好。结婚被子的被面均绸缎,不管陪嫁有N条被,总要有几条织锦缎。当年,“百花锦”“金凤凰”都是上海被面名牌。

与素面朝天的夹里相比,被面图案丰富。记得独脚戏《补婚》中有个噱头,说“结婚被面图案万吨水压机,盖在身上介重,捺能吃得消……”但在特殊年代,被面图案也有过单调的日子,原来的龙凤、鸳鸯和寿字图案被批而不生产上市了。

乙巳年的黄梅天烟雨迷蒙,闷热潮湿。我不小心扭伤了脚,疼得不能下楼。大半个月之后方能走动。晚上撑着伞下楼去倒垃圾,仔细环顾却发现没发现大犬的影子,楼内角落也空空静静。我长叹一口气,不知道这条似乎已经留下的流浪犬,又到何处去了。对于它,黄梅天之难熬,远超深秋、寒冬和春天。

犬犬出现在去年深秋,于楼门外几辆散放的电动车之间匍匐着。毛色浅黄,脸形秀气有点像狐狸,神情谦恭憨腆的书生。它用礼貌和抱歉的眼

## 下一站

赵 葳

晚高峰的地铁像被按了慢放键,流动的人潮中漂浮着白日残留的疲惫与焦灼。

我靠在车厢中部的立柱刷手机,被一对牵手的身影吸引——他们挤过人群时,男孩始终把女孩护在身前,女孩抬头说什么,男孩会侧耳倾听。他看她的时候,那份专注劲儿,仿佛周遭的喧嚣都成了虚化的背景。这份爱,像初冬正午难得的那束浓烈阳光,毫无遮挡地落在对方身上。望着那对恋人拉丝的眼神,想起了朋友正在经历的苦恋,也想起杨绛说过:“不能公开的爱,一定要止步。不爱,是一生的遗憾,爱,是一生的磨难!”每个人的因果都是自己选的轨道,那些藏在暗处的爱,或许就像地铁里忽明忽暗的隧道灯,不知哪一站就会彻底熄灭;而那些双向奔赴的爱,就像车厢里的顶灯,稳稳地照亮彼此的路。

换乘站上来两个中年女人,手里拎着大型购物袋,刚坐下就打开了话匣子。“你还记得我前阵子说的跑团不?”穿黑色羽绒服的女人咽了一口口水说,“我同学说她参加跑团后,失眠都好了,我听着心动,也找了个家附近的跑团参加。”“那挺好啊,怎么不见你再提?”同伴问。“好什么呀,不到20天,我就退群了。”穿黑色羽绒服的女人接着说,“刚进群没三天,群主就说要统一服装,‘便于管理有气势’。我当时犹豫了下,但琢磨着才一百多块,就是顿饭钱,买吧。”她顿了顿,声音提高了些:“结果衣服还没寄到,又催着买跑鞋,一双三无牌子的鞋五六百元!我当时就琢磨,这哪是跑团,分明是借着跑步的由头圈钱。这天儿一冷,薄羽绒服、保暖帽、定制水杯……还指不定要花多少钱呢。我可不想当别人的摇钱树,当天就退群了。”“现在好多这种群都是打着‘健康’‘社交’的幌子赚钱。本来健身是为了图个舒心,一旦变成生意,就变了味道。”同伴也应和着。地铁报站的声音响起,穿黑色羽绒服的女人临起身时说了句:“差点被割了韭菜,我还是自己在小区里跑步踏实。”

地铁继续向前行驶,穿过隧道,又迎来下一站。其实生活就像这趟地铁,无论是感情里的取舍,还是消费中的判断,只要守住心里的那杆秤,就不会在复杂的人潮里迷失方向。

下一站,总会有更合适的选择在等你。

## 与床拜拜的“三件套”

袁念琪

其实,真正吃不消的是洗被夹里,在没洗衣机的年代,它是汰的“重”生活。下乡到农场时要自己洗——把浸湿的被夹里铺石板上,打肥皂后板刷猛刷或搓板搓,有的放盆里脚踩。最吃力的漂洗,流水过,用手搓,直到水清。绞被夹里要人帮忙,一人无力绞干——两人各握被夹里一头,你左我右各朝相反方向用力,随着水不断从布里挤出,被夹里变成布棍似的。如今用被套方便,当年只有部队用被套,棉花胎进出口开在短的一端,现在好多都开在长的一端。

若说被子是床上用品红花,那被横头、床沿布就是绿叶。被横头,即缝被子睡头那端的长毛巾。这端易脏,有梦到美食流下的馋唾水,有颈没洗干净粘上污垢的“老垢”。有了被横头,脏了拆洗,比洗被夹里便当多了。床沿布是铺床沿的布,长

光抬起头来看我一眼,就看向别处,十分怕干扰的意思。我平时很怕流浪犬,万一被咬一口,麻烦就大了,但这条温文尔雅、似垃圾,仔细环顾

## 流浪的犬犬

乎有点苦命的犬,却让我感到好像没啥大的威胁。随它吧,或许过几天又流浪走了。

犬犬见有人开楼门会迅速地让开,退到几米远,唯对电动车主快递哥会信任地凑近,走来走去兜圈子。快递哥收留了它,允许多许它在楼自己门前的垫子上过夜,并在楼门外常

置一盘剩饭。之后,我就常看到它无声无息地趴在电动车旁,若有所思。

它也获得了楼内居民的接纳,它从不吼叫,连轻轻的吠也没有;它不同谁套近乎,始终卑恭又冷静;它懂规矩,

只趴在楼门外,或趴在快递哥家门口,从不箕踞而坐吓唬人;它不待在任何别家门口,也不踏上楼梯一步。冬天到了,一楼快递哥家的门垫子显得冰冷。有一天晚上我惊愕地发现,犬犬没有伏在快递哥门前,而是自顾自趴在二楼一家门前的厚垫子上,把我吓了一跳。显然,二楼的地面较暖。它犹犹疑疑从垫子上站起,不好意思地低下头,让开路。我走



寒香 (水彩画) 徐宜超

电影《菜肉馄饨》勾起了我对上海馄饨的一些记忆。

第一次在上海吃馄饨,是1988年。那年,在浙江读大二下学期的我被安排到上海实习一个月,借住在军工路上一所大学的学生宿舍。周末没有实习任务,偶尔会和同学相伴去荡马路。逛累了,几乎没有可以歇脚的地方,不像现在到处是餐厅、咖啡馆。点心店也不多,大部分是国营的,饭点往往人满为患,而过了饭点基本就不营业了。大多数时候,我们都赶回学校食堂吃饭。

有一次,和几个同学逛着逛着,不知不觉过了中午,饥肠辘辘。拐进一条小马路,赫然见一店招上有“馄饨”二字。来上海第一次看见“馄饨”——在老家温州,我极爱吃馄饨,特别是平阳县城有名的“馄饨恩”,更是一绝。能在他乡遇见馄饨,正好解馋。店面不大,进去看见墙上有菜单,有大馄饨、小馄饨和各式面点,价格现在都忘了,只记得当时饿得慌,果断要了大馄饨。

为床的三分之二,宽两米左右。原先是普通布,各家就地取材能用就行;后来商店有卖,布上有绣花图案。过家,他就不再开车上班,改乘地铁了。老公摆脱了定位,就好像风筝断了线。

远去的,还有床上的棕绷。过去常听吆喝:“坏呃棕绷修哇,坏呃藤绷修哇——”修棕绷是修补断棕绳和绷紧松掉的棕绳。我小时候喜欢在棕绷上弹跳,把它当蹦床,于是棕绷常需要修理。棕绷、藤绷的悄然离去,不知是不是自然资源缺乏的缘故?原先高档的席梦思很快走进了寻常人家,后来又推崇起不会导致腰肌劳损和脊椎颈椎庞大的木板床。灵敏的市场遂出双面床,一面木条一面席梦思,软硬请随意。



夜光杯

过,它忽地蹿回楼下。隔天夜里,我发现犬犬仓皇失神地在楼道里转,原来二楼那家把垫子收掉了。第二天,快递哥动手给犬犬在围墙下做了个窝,结实的木框,包裹旧棉被,再包塑料布。窝外放置原来的那个食盆。有了窝,犬犬不到我们楼里来了。晴朗的时候,它躺在楼前晒太阳。

冬天之后是春季,春日无非是雨水多。狗窝结实不漏水,可安然过夜。天一亮,犬犬就不待在窝里了。平时快递哥回来,它就迅速温柔地跟在后面。



寒香 (水彩画) 徐宜超

付了钱,给了粮票,没多久,点心先后上桌。端到我面前的这碗,我一看,怎么是饺子?个头很大很饱满,只是形状和饺子有点区别,更像元宝,与我脑子里的馄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。在老家从小吃到

## 温州馄饨和上海馄饨

雪 舟

大的馄饨,皮薄如纱,可见肉馅,一碗二十来朵,浮在清澈的鸡汤里,佐以紫菜、虾皮、鸡蛋白、榨菜末、老油条碎。馄饨入口即化,回味无穷。我问服务员,这不是饺子吗?“啥宁讲额是饺子?馄饨没吃过?”那时的服务态度和如今当然不好比。我没好意思再追问,默默开吃。这时才知道,“大馄饨”并不是“大碗的馄饨”。我就当饺子吃了,口感比饺子更滑爽,馅很香,大概就是现在所说的“菜肉馄饨”。

是不是小馄饨才和我老家的一样?当时没去一探究竟。直到几十年后,我到上海工作,终于见识了上海的

快8点了,老公还没回家,也没有提前报备。我本能地拿起手机打开App,查看“帅小子Jack”的定位。这是我家车的名字。信号转啊转,最终定位在小区里。想起来了,“十一”后老公单位搬家,他就不再开车上班,改乘地铁了。老公摆脱了定位,就好像风筝断了线。

买电车后,老公让我挑,是开家里老油车还是开新电车。我是个不太接受新事物的人,但总得试一试。记得第一次开电车出门,一上车我的手机蓝牙就自动连接到车上。我用手机导航,它就用音响外放语音播报,叽里呱啦吵一路。我想听音乐,在老油车上,只要愀个按钮就能播放。但是电车不行。它没有机械按钮,只有一块屏幕。你得先在屏幕上找到“车辆管理”的选项,然后再找到蓝牙,切断你的手机和车辆之间的连接,再返回屏幕的首页,找到“娱乐”的选项,点击播放音乐。这一系列的操作要在你开车的同时完成,就会手忙脚乱到飞起。那天我因此错过了上高架的口子……我跟老公说,电车欺负女司机,我还是开油车。老公如愿以偿。男人天生喜欢驾驶和使用电子设备,电车是两者兼备的。他给手机里的App取了个名字:帅小子Jack,Jack正是他的英文名。

因为电车的定位功能,老公确实和“帅小子Jack”成了一体。车在哪,他就在哪。这点让我窃喜。有时老公告诉我晚上有饭局,10点多还没回到家。我就查看定位,发现“帅小子Jack”已经到了另一个地方,或是在高架

面。有时快递哥只是匆匆来取东西,转身就是一骑绝尘。犬犬追几步,怅然目送。犬犬懂事,春雨下大了,它也不进楼,只紧缩在屋檐下。我故意打开楼门不关上,让它进来躲躲。可惜,它不懂。

难在黄梅雨,到处潮湿。犬犬久可蜷缩在屋檐下也不愿进窝,哪怕夜间。它再次失神地在楼道内转圈。脚伤痊愈后,我没有再见过它,不知道它究竟如何了。

高秋终于来临。一天上午我去买菜,恍然看到路口有条熟悉的犬影,它凝视我,迟迟疑疑。我大喜过望,犬影却倏忽消失。过了几天,我发现犬犬竟然依傍在103室的胖姨身边散步,原来胖姨收留它于家中天井。胖姨说“犬犬懂事得乖……”我想犬犬应该是会说话的,它把话都放在眼睛里了。

小馄饨。原来,这小馄饨也和我家乡的不一样。皮没那么薄,有不同口味,最受欢迎的应该是虾仁小馄饨,口感Q弹软糯,配以鸡汤,极鲜美。渐渐地,我接受了上海馄饨和家乡馄饨不一样的事实。

前几年,上班地点转移到威海路。每每看到一家名为“弄堂小馄饨”的小店门口排着长龙,也常听同事讲起这家店的典故。有一天下午路过,看看没几个人排队,就想顺便尝尝。端上来时,我一眼便确定,这已十分接近我家乡的馄饨了——皮很薄,裹着薄薄的肉馅,一碗二十来朵,漂在汤里,同样佐以紫菜、虾皮、鸡蛋丝、榨菜末等。舀到嘴里,瞬间唤醒了熟悉的味蕾记忆。然而细细品味,却有差别——老家馄饨的皮更缥缈一些,汤更清润一些。也许就是那难以复刻的口味,提醒着每个游子要记得那份乡愁,召唤你常回家看看。而所谓故乡的味道,或许并不全在食物本身,它牵连着旧日的时光和那段时光里的自己。

上游车河。我立刻打电话过去问,饭局怎么样?他老实地回答和朋友们转场子

了。我不喜欢电车,因为它太智能。就好像你用惯了机械式家电,突然换成了触屏式的。是进步没错,但短时间内很难适应。比如声控的功能,我想听某一首英文歌曲,但喊了很多次,它就是给我播放同名的散文诗朗诵,有点“造反”的意思。

还有一次,我开电车送儿子上学。大风大雨之中,雨刮器突然找不到,只好一路盲开。因为完全看不清路,我还得把头伸出侧窗,边看边开,危险又狼狈。老公后来一检查,说是我之前锁掉了雨刮器的功能,它本来是自动感应的。这意思就是,“你自己笨,怪谁呢?”

那天我去崇明找闺蜜,想用用看电车的辅助驾驶。以前看老公用这个功能很轻松。但不知道为什么,我自己用的时候特别紧张。手扶着方向盘,又不能使劲儿扶,扶轻了滴滴滴滴警报响,扶重了辅助驾驶就自动退出。这一路弄得我神经兮兮。后来我在网上查了查,原来真有人是使用不好这个功能的。Why?因为他们的双手力量的阈值很窄。怎么说呢?有人拿精巧的红酒杯,要么从手上滑下去摔碎,要么就是稍一用力捏碎。网友说他实验了无数次,还被“电爹”勒令靠边停车,下车后再上车才能继续开。

“电爹”这个称呼太形象,把我笑坏了。这就是智能,最后也不知道是你在控制它还是它在控制你。

上海老城厢的方斜路上曾有一座沪南体育场,原来叫上海公共体育场,是上海首个由中国人自主筹建的现代化体育设施。我对沪南体育场魂牵梦绕,是因为这里有我中学生生活的一段难忘经历。

1962年秋,我考进了大同中学,这是当时南市区的足球重点学校。学校足球队教练是赫赫有名的刘光标,来自当年的东华足球队。那时大同中学的校园足球声名在外,在上海滩中学生足球比赛中一度“无敌天下”。我虽然进了校队,却是它的忠实“粉丝”,铁杆球迷。像如今中超联赛的主客场“远征军”一样,我为校队摇旗呐喊,成了沪南体育场看台上的常客。

初中二年级的暑假,沪南体育场招收一批小裁判员,大同中学的15位同学经过规范培训获得证书,成了全市最小的一批“三级裁判”,我也有幸位列其中。从此,我去沪南体育场的机会更多了。那年,南市区举办了中学生足球联赛,我们这批小裁判便有了用武之地。我执裁了多场比赛,至今还记得第一次穿上黑衣,拿着哨走进绿茵场时,心情又紧张又兴奋,那场景、那比赛永远留在了心头。

执裁过程中,有一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掀起过不小涟漪。一场比赛中,

攻方球员在对方禁区被撞倒,当时我其实看得很清楚,那是合理冲撞,本不该中断比赛,可我不经意间吹响了哨音。为了显示果断和尊严,我大步上前,挥手指向了点球点……这时,我耳边响起了对方球员一片抗议声!可是哨声已经响起,我的手已经伸向了点球区,判罚已经明确就不能再改。我只能错上加错,重申这是点球!比赛按我的主观判罚继续。这一无情的判罚,让一方球队痛失了半决赛的资格。但那场错判,让我郁闷不已,还在一篇作文中深刻剖析:“自己错了,也已经知道,又不愿改正。在今后的比赛,乃至日常生活中,我一定要知错就改,决不能放任自流。”这篇文章后来登在了大同中学的校园黑板报上,我也一直以此鞭策自己,在漫漫的人生路上不断纠正自己的“脚步”……

## 在沪南体育场做裁判

高汉良

## 七夕会



寒香 (水彩画) 徐宜超